

## ● 世界汉学

## 多领域、多学科展开的法国当代汉学研究

[法]卡特琳娜·戴思博/钱林森

法国曾是欧洲汉学的发祥地和中心,从18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一直占据领先地位。当代法国汉学是否仍具往昔的风采和魅力?法兰西汉学新生代有着怎样的面貌和景观?面对东西方文化日趋深化的交流和对话,他们有着怎样的对策和思考?又有怎样的期待和前景?这是我世纪之交在法国访学期间,与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、法国教育部汉语师资考试委员会主任戴思博(Catherine Despeux)教授几次晤谈的中心话题。戴本人师从法国汉学界道学专家克里斯托弗·施贝(Kristopher Schipper)教授和马克斯·卡当马克(Max Kaltenmark)教授,由研究中国太极拳入手而进入中国古典哲学、中医学和中国科技史,拓开了汉学研究的领域,著译丰富,独树一帜,是法国汉学新生代成绩卓然的佼佼者。我们的对话涉及到她所独步的领域,中国功夫与中国哲学体系、科技文化的“联姻”,以及汉学研究的世界视野和跨学科趋势等有趣的话题。本文据我2000年2月17—20日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她的寓所三次晤谈手记及2001年9月戴思博教授的笔答整理而成,并经她过目。戴思博法文笔答文字为邹琰女士所译——钱林森2002年2月18日于南京大学。

钱林森(简称钱):戴思博教授,感谢您抽出时间来接待我。记得1976年我在东方语言学院教书认识您时,您刚从台湾留学回来不久,还很年轻,但现在您已是知名的汉学家了。您当时对中国气

功情有独钟,又操一口标准的北京话,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。你现在还在研究气功吗?你怎么喜欢起中国功夫来的呢?又怎么能说这么流利的汉语?能否首先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?

戴思博(简称戴):首先我要说的是,我的汉语并不如您所说的那样讲得那么好。我在台湾呆了四年,我的汉语带了一点南方口音。之所以来台湾,是因为1967年,我完成东方语言学院的汉语学习,又在索邦大学完成了人种学学士学位,那时中国正全面进行文化大革命,暂时中止了外国留学生去中国求学的可能。而我那时却强烈感到有必要提高我的汉语表达能力,提高对这种深深吸引我的奇妙文化的认识。那时,我结识了一个从台湾来法国的中国学生,他来做关于运动神经残障的心理病理学论文。我们互相学习语言,结下了友谊。对我来说,这个年轻人表现了一个中国人所能付出的所有关爱和友谊。他帮助我去台湾,让我在台湾得到很好的接待。我对他,对我所有的台湾朋友表示深深地感激,没有他们,我不可能成为一个汉学家。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我非常亲密的朋友。

我到台湾没多久,那儿就举行了一个国际汉学研讨会。有两个法国学者,克里斯托弗·施贝教授和马克斯·卡当马克教授参加了这次研讨会。这两个人鼓励我着手进行博士论文。卡当马克先生那时是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五系“宗教研究”的研究主任,他同意我在他的指导下作关于太极拳的博士论文。事实上,在离开法国之前,我已经听人谈论过这门在西方那时还少为人知的艺术,人们将它比作印度的瑜珈术。太极拳那时被说成是一种道家修炼方法。我学中文时,有一个老师,是一个非常博学非常热情的老夫子,他教授的一些文章让我发现了庄子,这个作家的思想和文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,现在我都还读得津津有味。就这样,我利用在台湾的四年研究太极拳,拜访各种老师,熟悉中国武术和身体训练的技术词汇,同时身体力行。有的老师侧重技击打斗,有的老师侧重身体锻炼和其他的道家或禅宗修行的联系。我因此认识了气功或者说打坐修炼的一些形式。